

尚書注疏

卷三卷四

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人論取象二十人宿謂爲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然則漢初惟有二十八人篇無泰晉矣後得偶泰晉三篇諸儒多疑之馬融書序曰泰晉後得秦其文似若後露父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詳同解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身而崩至五以致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誦中乎又春秋秋引泰晉曰民之所欲必從之國語引泰晉曰族家協族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晉曰我武惟揚侵于疆取彼凶後我伐用張于湯有光採引泰晉曰獨夫受禍記引泰晉曰予兄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兄子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晉皆無此言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晉而不存泰晉者甚多弗復悉記譽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王肅亦云泰晉近得非其本經馬融惟言後得不知何時得之漢書婁敬說高祖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入百諸侯僞泰晉有此文不知其本出何書也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入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李斯集注尚書引鵠赤符引孔安國曰討安國必不爲彼僞書作傳不知蹕何由爲此言梁王肅而存之言本有兩泰晉古文泰晉伐紂事聖人取爲尚書今文泰晉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爲周書二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亦伐紂時事非盡觀兵時事也且觀兵不妄大會以弱弱即退復何晉之有設有其晉不得同以泰晉爲篇名也王以大道嘆禪解彼僞文故說謬耳楊晉指陽高名此不言武晉而別立名者以武晉非一故史推義作名泰晉見大會也後晉舉戰地時史意也禪氏以爲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晉也。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二分二諸侯及諸侯之孟春○惟十有三月惟十至孟津○正義曰此三篇俱是者此見大會皆數故言大會于孟津中篇荀爽而晉故言以歸舉會下篇王更悔而晉故言大進六師皆史官職事而爲作端堵耳○傳二分至孟春○正義曰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中篇言羣后以師舉會則周之所以有諸國皆秉牧晉所呼有庸蜀羌翟微盧彭濮人知此大會謂三分有二之諸侯及諸侯之孟春也序言一月知此春是周之孟春謂建子之月也知者率二抗屏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師至二月甲子滅劉商王封彼十二月卽周之正月建子之月也。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晉下及我治事眾士大小無不皆明聽晉是治理之事故通訓御爲治也同志昌友天子友諸侯親之也故晉傳曰言志同誠令君皆爲大君導之也下及治事眾士謂國君以外卿大夫及士諸掌事者大小無不皆明聽晉自士以上皆聽之也。惟天 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生之謂父母靈神也。傳生之至爲貴○正義曰萬物皆天地生之故謂天地爲父母也老子云神得一以靈靈神是一故靈爲神也。禮運云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言人能兼此氣性除物則不能然故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爲貴此裡之意天地是萬物之父母言天地之意欲養萬物也人是萬物之最靈言其宜長養也。紂違天地之心而殺害人物故言此以斬之與下句爲首引也。實忽明作元后。人誠聰明則爲大君而爲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正義曰人被酒困若沈於水酒變其色酒然齊同故沈湎爲嗜酒也酒厚味也酒味之厚必嚴烈人之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傳沈湎至無辜○正義曰人被酒困若沈於水酒變其色酒然齊同故沈湎爲嗜酒也。酒厚味也酒與酒嚴烈同故謂之酷。罪人以族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正義曰人被酒困若沈於水酒變其色酒然齊同故沈湎爲嗜酒也。酒厚味也酒之身乃更上及其子所以政亂。正義曰人被酒困若沈於水酒變其色酒然齊同故沈湎爲嗜酒也。酒厚味也酒及三族言淫濫也古者臣有大功乃得繼世在位而封之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已監受寵子弟頑愚亦用不堪其職所以政亂官人以世惟當用其子而傳兼言。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主土高曰臺有木曰榭宮云謂之室室謂之官李巡曰所以古今而兩名此傳不辭宮室義當然也。釋宮又云闡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木。

即今之掌理也然則術是掌上之星故前無室今之歷是也詩云彼靡之肢毛博之際斯才多才也言
既停水不流謂之池侈亦奢也謂不服采飾過於制度言閭竭民之財力爲奢麗也顧氏亦云華侈服飾二劉以爲宮室
之上而加侈服據孔傳云服飾過制即謂人之服飾二劉之說非也殷本紀云封厚厥役以潔庭臺之費而盈膳餉之粟
益收狗馬奇物充別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聚野獸飛禽置其中大聚樂戲焚矢忠良無罪焚矢之懷子
於沙丘以酒爲池懸肉爲林使男女俱相逐其間說封奢侈之事書傳多引之事君之婦割烹視之言暴虐
爲忠良無罪焚矢之懷子於沙丘以酒爲池懸肉爲林使男女俱相逐其間說封奢侈之事書傳多引之事君之婦割烹視之言暴虐
孕以謹反徐養謹反

去是則不封之義也武王以此數紂之惡必有忠良被殃孕婦被刑不知其姓名焉誰也殷本
紀云封爲長夜之飲時諸侯或叛妲己以爲罰輕封欲重刑乃爲貞子以火燒之然後人舉轔燭其手不能勝封怒乃更
爲銅柱以資空之亦加於反火之上使有罪者探之足墮跌墜入中封與妲己以爲大業名曰炮烙之刑是封焚矣之事
也後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九田方十里謂紂除炮烙之刑紂許之皇帝謚曰焚矢忠良無罪焚矢之懷子於沙丘以酒爲池
作帝王世紀亦云然謚又云封剖比干妻以視其胎卽引此爲剖刺孕婦也

皇帝亦云然謚又云封剖比干妻以視其胎卽引此爲剖刺孕婦也

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歎未集天
怒紂之惡命文王敏行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

天罰功業未成而崩

行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

天業未就之故故我所請侯觀紂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

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改也言封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職天

商誅當恐怖言封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職天

天罰功業未成而崩

行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

天業未就之故故我所請侯觀紂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

皆不事故傳言百神以譏之不事亦是不祀別言遺厥先宗廟弗祀改至之甚○正義曰左傳福長惡不
盡溢食之而封不罪○棄音否

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愆其悔

矜言吾所以有兆民有天命故舊臣畏罪不天佑下民作之

委稷曰粢盛音成在器曰盛

君作之而言天佑助下民爲立君以政之惟其克相上帝竊綏四方當能助天寵安天下

君作之而爲立師以教之○爲于僞反惟其克相上帝竊綏四方當能助天寵安天下

已志欲爲民除患是以患是爲反

天佑至厥志○正義曰已上數封之罪此言伐紂之意上天佑助下民不欲使之遭害故命
立君治民乃是天意言天佑助下民爲立君也治民之謂君教民之謂師君旣治之師又教之故言作之君作之而爲立師謂
君與民爲師非謂別置師也○傳當能至天下○正義曰天愛下民爲立君立師者富能佑助天意寵安天下不奪民之
財力不妄非理刑殺是助天寵愛民也○傳越遠至其志○正義曰越者踰越超遠之義成爲道也武王伐紂內實爲民
除害外則以臣伐君故定其有罪與無罪言己志欲爲民除害無問是與否不敢遠其志言己本志欲何取遠本志
捨而不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力約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強度量則有德者得也自得於仁義
伐也○傳當能至天下○正義曰德者得也自得於身故言有德義施於人執事則反天下欲舉其命予小子夙夜
行故言秉執武王志在養民勤於除害有君人之明德親利民之大義與封無
者爲敵雖未交兵發度優劣勝負可見示以必勝之道令士眾勉力而戰也

愛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億萬曰億

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三千一心商罪實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不誅紂之爲忠一以貫之惡貫已滿天罪其命今
傳紂之至同罪○正義曰紂之爲惡如初在繼案之貫之以貫之其惡貫已滿矣物極則反天下欲舉其命予小子夙夜
故上天命我誅之今我不誅紂則是逆天之命無恤民之心是我與紂同罪矣猶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

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宣于冢土以爾有眾底天之罰

祭社日宜冢土社也言戒畏天之威告文王廟以事類告天而

傳祭神至於終。自秦立禪天引誄云乃立冢土戎廟。收行即云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曰。官本見福祐也是祭社曰宜冢訓也。冢社是家神故冢土社也。王廟也。毛詩云天子將出頌于上帝。于社造乎廟也。史記受命文考是告廟以行故爲告文。王廟也。毛詩云天子將出頌于上帝。于社造乎廟也。史記受命文考是造乎廟也。王制以神尊卑爲次。故先言帝社後言天。故先言受命文考而後言天子。上帝舜典類于上帝傳云告天及五帝此後言事類告天亦當如彼也。罰科是天意故用汝衆致天罰於討也。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與民同。○從不否反爾尚病予一人永清四海除則

卷之三

居士

子民傳

孔穎達疏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既山也成于河而告于山至之山義之名號宋傳云次山也序云一月既望于山之北謂之次也故云次于河朔也孟懿則師以戊午日望也此戊午日于河朔則是歸渡之日次上也上福是度所而望未及比于河而先其日也次上也于河朔則是歸渡之日

舍再宿爲信過宿爲大此次直取止名之義非春秋二日之例也何則商郊可南四百餘里戊渡可甲子殺豺相去繼六日耳是今日文訖又晉明日皆三日以市星晉猶三日而晉猶二日其一之誤之言固屬山大王上西

說即行不谷三日止于何旁也。羣后以師畢會會次也。王乃召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帝，威形故稱西土。仰似俊反字詁。武傳尚脩至西土。○正義曰：說文云：徇疾也。施行也。向是疾行之竟，故以徇爲師也。下之謂言人爲善。注一、二。

云爾微也此篇大述六師義亦然也此皆被戒眾軍武王領往西偏此師告既西而來故稱西上我聞吉人爲善惟曰不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言古人嘗曰以爲善凶人亦未嘗日少矣商王受力于共支行無法度尋日當是終老凡七罪入

人曰：「人言不中，日不足以行。」魏晉反。荀爽曰：「反。今兩王爭，力有無所，不足以故。」故曰：「力行持身，不苟以與人。」

爲虐以酒成此暴虐之惡臣下化而爲朋黨作仇讐權相減無享福天穢德彰聞臣下朋黨自爲仇讐者上權命以相扶之由糾惡而臣亦惡言君臣之罪同也明家作仇讐權相減無享福天穢德彰聞誠歸于他民皆呼天告院雖奉之誠

德彰聞天地言罪惡深○晉元朋家至彰聞○正義曰小人好忿天性之常化鈔注怨忿怒撫已臣下朋黨共爲一家與虛業反諭音喻讎於廢反○正義曰前人並作仇讎晉上禮命以相滅亡無罪之人忍嗟呼天討之極矣之德彰聞天地言其

言君天下者富奉天以愛民。辟必亦反有夏桀弗克若

子元譯序溫の正義曰物在水
天流毒下國桀不能順天流毒虐天乃佑命成湯降興夏命使下退桀而受罪浮于桀
上謂九子浮者高之惡故

事而榮皆無之是紂有過於桀也用
錄喪八員則唐司馬和仲對
曰昔周人作歌之多也亦以爲
其風氣之反長丁丈反所
謂義曰說又云割裂此也

其受克子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若克兄我非我父崇孝罪己以平眾心耳

牧誓第四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武王戎車三百兩

兵車百夫長所執車帥兩

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人

千人舉全數

○車首居裡名云占者聲如居

之長一人而舉一軍故云兵車百夫長所執也

○車帥兩舍也

草昭齊寡名云右皆

尺進反從漢始有音居長丁丈反卒子忽反

虎賁三百人

勇士稱也若虎貳亂言其猛也

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作

至

犧

地名在朝歌南七十里字林音母

正王

故云地名在朝歌南七十里字林音母

正王

故云

故軍人不誅殺也。巴庭何以

主民司臣不
得治事至而
上指督臧者正○正長曰孔以

亞旅師氏大司馬也。其族人有_在亞旅師氏大夫，官以兵字門者。_正皆卿下，言亞旅師氏大夫，其位次卿而數級，故以亞旅名之。《通鑑》：「周平王立太子夷昧為太子，改名為夷昧。」夷昧，周平王之子，周桓王之父。

此言文據眾釋詁文此及左傳人卿而數眾故以亞文名之無

千夫長

蜀主曰：「吾聞大將爲卒，王成將士，將士五十人百人者，可以取敵。」故曰：「子無以壯長也。」

可以謂晦故以千夫長民
知戎狄屬文王者國名无在西
徵在巴蜀盧彊在西尸庸漢在什

自漢非但入國而有之也。故大明言之也。後周之西，唐之西，亦皆蜀之西也。其在當方或南或北，則又非蜀之西也。故蜀之西，故西南夷先屬大明者，此蜀之西也。又上文所引於西故西南夷先屬大明者，此蜀之西也。故以人先稱雲云。无名西南之夷，副名爲大，故仰指謂之也。

或南有虞而西有夷此入國前
往於西故西南夷先屬焉大

而諸左司御都虞候一詞之榮來時主是蜀郡分屬二羌在其西故西蜀領事也別名故領漢唐平元年馬勝劉韻謀之卒擢金州牧時奏遣突厥兵五十人助之是蜀有兵者悉遷突厥在巴蜀者也巴蜀名故領漢唐平元年所居江州刺史也卒於西比者任東蜀之西比也又十八年左傳稱禹與伯壤伐楚楚遂滅庸是庸廢之南江漢之北

之別名故以漢書稱平元年
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郡西
唐是庸廣西江漢之南

其形制則同此云舉戈宜屬

其長者故以弋鳥獸也方言又云指自鷺而東或謂之解或謂之干鵠西謂之鵠是十種爲也又粗人執以舉之故名也

也。夫知人者，莫以華之故，棄
索也。蓋也。而知人者，外則
雌雄，明則家數，暗則婦命。

之云蒙散也物散則盡故空自孤是亦飛走通也此以孔難之不以封國自將碑有謂如言故

舉此古人之語，打消用兵，自非不能。每見政學，此言者專用其言，實由人知，即是尊其政矣。鄙人不當知政，是別外人也。分若使閭鄰如父母，可以無疑。今竊王受惟婦，是用女也。已恐附庸之口，相傳之誤也。大抵天之尤曰：「女也。」苟有二物，必有二德。

夫婦人不當知政是別外內之用之○正義曰晉語云段平任以坦己女焉迪已有寵而亡

周易解說卷之三

已所與言者貴之，知已所惡者，則辟爲炮烙之法。妲己乃笑曰：「吾生而溫和，此天子自謂善屬者也。」

故祭焉棄厥尊王父母弟不申

其所遺骨肉之間不保之以道者吉神者有

是崇是長長進亡罪人信出之是信是以爲大夫卿士上事也用爲新

都邑○俾必傳使四至都邑○正義曰黑虎謂殺害後加於人故言於百姓發凡謂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

國反使也西幼尊幼尊有處故言於商邑百姓非是商邑之人故傳德言於都邑也傳今日至一心○正義曰戰法而謀然後相得故設其就

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步乃止相齊言當旅進一心敵之限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焉傳今日至一心○正義曰戰法而謀然後相得故設其就

稱進旅退旅是旅馬眾天子謂將士勉勵之伐謂擊兵子謂利兵微謂擊刺此伐善伐樹然也桓

桓武親桓桓武也詩序云桓武志也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謂執胡虎貔也四獸皆猛健氣使士卒壯之奮傳

傳魏邦夷○正義曰昔云龍曰狹其子殺舍人商歌能奔來降者不遇刺之如此刺所以殺我而曰喪名曰孤其子名殺郭璞曰一名就夷虎豹屬士之義○逐五蠻反馬作樂禁也役馬云爲也傳

傳禹至之義○正義曰逐訓迥也不迎擊而眾能奔來降者兵以殺降也役謂使用也如此不殺降人則所

反以使戎夷西土之盡用義於彼令彼知我有義也王肅讀御馬禦言不懼能奔走者如殷民欲奔走來降者無逆之奔走者可不懼也役爲也聽敵所安次不懼雷力以爲我西土與孔不同

勤哉夫子爾所弗勤其于爾躬有戮則於汝身有戮矣

武成第五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作武成

武功成

武王至武

武王伐殷往伐歸之牧地○雖徐始售反本或作屢許教反記誠殷家政事以爲法

目武王之伐殷也往則陳兵伐紂歸放牛馬爲獸記誠殷家政事而行用之以取其事作武成○備往討至牧地○

正義曰此序於釋子征伐事在後也歸牛馬是歸獸也故博引極以解之爾惟有釋獸釋畜形相類也在野自

主爲獸人家養之爲畜歸馬放牛不復乘用便之以自生自死若野獸然故謂之獸獸以野澤爲家故言歸也○傳記誠至

馬法○正義曰封以晉亂而亟削其政有善者故訪問殷家政事記誠殷事以爲治國之法經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二是

也武成文王受命有此說○正義曰此篇敘事多而王言少惟辭又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自惟一月至受命于周史敘後殷往反及諸侯大集爲王言發端舉自王若日王大統未集述祖父以來開建王業

之事也自子小子至名山大川言已承文祖之意告神神紂之罪也自曰惟有道至無作神羞王自陳告神之辭也既庶

已下又是更敘往伐善封殷都有政之事無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美不成述作之體策左傳荀偃僅

謂之

向云無作神羞具百臣偃故沒濟惟爾有神戒之則瞻請神云無作二祖嘉大師不敢誣偏王不敢愛偏二者於神羞

之下皆更申己意此經攝作神羞下更無語直是與神之言通尚未訖目冢君百工初受恩命王當有以戒之如湯誥之

邦宜應讀其除吾與民更始創以爲惡之幽勤以一遵之福不得大聚百官惟誥禱廟而已欲征則殷勤嘗羞既克則至

話禱神聖人有作則必不爾稱請神羞之下更合有言問編斯絕經失其本所以辭不入耳或初廢之日已失其本或壞

壁得之始有脫廟故孔牌五十入篇以外錯亂磨滅不可復知明是見在諸篇亦容脫錯但孔此篇首尾自足既取其文

爲之作傳詮云有所失落不復言其事耳○傳文王至克商○正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詩之文也復言武功謂始作

原卷十

崇耳駿封爵在其功未成成功在於克商今武始成矣故以武成惟名蓋以秦與文王之年故本之於文王鄭云若武道至此而未成惟月始生魄然竟近附近之近其四月故始也始生明月二日與死魄互來自商至于豐言○哉余者載豐芳弓反文王所都也

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山南曰陽桃林在華東山南非長貢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

丁未祀于周廟邦句侯廟

駿奔走執豆籩

西月丁未祭古后稷以下文考王以上七世之祖駿大也邦國同民廟

自居住行也武王以正月三日有廟祭十八人日渡孟津厥四月故生明王

越襄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冕明步行也武王以正月三日渡孟津厥四月故生明王

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示不虞行禮明設庠序修文教

乃偃武修文

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示不虞行禮明設庠序修文教

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

山南曰陽桃林在華東山南非長貢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

丁未祀于周廟邦句侯廟

此本說始伐約時一月周之正月

旁近也○二日死魄○旁步光反

此月半死魄與百官不同立文目異或此二當爲四出字積耶誤

既生魄庶邦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卿生明月十五日之後諸侯與百官受政命於周明一終暨其器

故云向侯衛其言不次詩頌云駿奔走於廟故云皆大奔走於廟執事也○越三日庚辰正義曰此略舉邦國在諸侯廟至今日爲三日此從丁未數之則爲四日蓋史

反言既生至一朞○正義曰月以望廟望是月半望在十六日爲多通卒在十六日者四分居三其一在十五日耳此月十九日矣此受命于周廟已是此月十九日矣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longbook.com

謂庚戌已夜辭于大王始生魄從十六日王若曰嗚呼某后以告諸侯

惟先王追非居上祖故稱先王也

大王

正義曰此先王文在公劉之前記謂后稷也

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

公劉克馬前

不竊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征綏厥士女賈孟津注此謂十一年

東國士文宣威盛其神角奉迎道大明我思王爲之除害○匪音匪爲于僞反

天休震動用附我大

邑周

大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神祀羣等○相思危反既戊午師逾孟津矣

玄陳于商郊俟天休命

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敵直速待天休命

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

山如雲林盛多也本紀云周兵三十萬人

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

約眾服周仁政無有戰心前徒的自攻于後以北走血流

旣庚午師逾孟津矣

曾連距戰

於昌武于反也文次當承自周于征商高之句次之故云既戊午也史官叙事得言周有敵于我師稱我者猶如自漢至

今文章之士雖民論國事莫不稱我皆云我大體以心體國故稱我耳非聖王言乃稱我也也傳自河至畢陳○正義曰

云王軍至臨水紓使膠鬲嶠周師見王問曰西伯將焉之王曰將攻薛也

周肅高曰既難過伯無我期王曰不子欺也料之以甲子授其主委吾請所以救膠鬲之死也于商然則本期甲子故遠行也周語云王以二月癸亥

夜陳未半而雨是雨止華陳也待天休命雨是天之美命也章昭云而者天地氣和有雨降是

雨爲和同之應也○傳旅眾至距戰○正義曰旅眾釋文詩亦云其會如林言盛多也本紀云利殺兵七十萬人以距

武王對兵距則取多不得有七十萬人是史官美其能破孤敵虛言之耳○傳討衆至之言○正義曰周有敵于我師言

之耳上篇云四知正士論語云君子爲之知是糾因之又爲奴役之類禮記屬職云其奴男子入于罪詳疏云君之奴

則向而忠式遂以式爲敬名論文云閭侯居里門也武王過其閭而面式之言此內有賢人式之禮賢也帝王世紀云商

及殷民觀周車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人嚴色將有忌色故君子事事而備見太公至王見周

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人忻悅而顧周富庶威怒自倍見利即周不顧其後故君子臨眾却之見武王至

公全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人忻悅休忘在辭敵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眾却之見武王至

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欲見惡不欲見惡不言顏色相副是以知之是說商容之事也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

封所積之府倉皆散發之

周所至貧民

傳施舍至賤德○正義曰左傳成十八年晉

而萬姓悅服

貴方代反徐音來已音以情制界反徐音周本亦作周

定五年歸栗於榮以懼急務撫資也杜預以爲施恩舍勞役也已責山逋責也皆是恤民之事故博引之以證大聲所

謂周有大聲論語文孔安國解堯曰之篇有二帝二王之事周有大聲正指此事故言所謂也從是歡喜服謂聽從恩

之

傳施舍已傳教之無無所謂周有大聲天下皆悅仁服德○

正義曰左傳成二年楚將起師已責攻之

謂周初立施舍已責族二年楚將起師已責攻之

謂周有大聲論語文孔安國解堯曰之篇有二帝二王之事周有大聲正指此事故言所謂也從是歡喜服謂聽從恩

父母況其復微於色心見於事也。如舊傳五爵五等公侯伯子男分王州二十里子男五十里爲三品。正義曰爵五等地三品武王於此既從殷法未知周公制禮亦然以否孟子曰比官制於孟子曰周之班爵祿如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矣嘗聞其略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世儒者多以爲然包咸注論語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謂大國惟百里土三等也公侯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蓋是周室既衰諸侯相并自以國耳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蓋是周室既衰諸侯相并自以國士寃大皆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安爲說耳鄭玄之徒以爲建官惟賢立官以位事惟能居位理事重民五教五常之教武王時大國百里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王制之注具矣。正義曰以重鄉下五事民與五教食喪祭也五教所以教民故與民同句下句食與喪祭二者各爲一事而重民五教相類而別故以惟日之言此告聖王所重也論語云所重民食喪祭以論語即是此事而彼無五教錄論語者自略之正義曰惟食喪祭民以食爲命喪禮謂之祭崇孝養皆聖王所重○養羊亮反任得人欲垂拱而天下治○正義曰說文云拱斂手也垂拱而天下治謂所任而鶴反治直吏反○任得人人皆稱職于無所營下垂其拱故美其垂拱而天下治也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二
洪範第六

周書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

不放而殺紂自焚也武庚紂子以爲王者後一召祿父商賈反父音甫

以箕子歸作洪範歸京箕子作之○範音范篇武王

孔氏傳

歸京箕子作之○範音范篇武王

範○正義曰武王伐殷既勝殺受立其子武庚爲殷後以箕子歸京訪以大道箕子爲陳天地之大法敘述其事作洪範此惟當言箕子歸耳乃言殺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顧爲文上武成序云武王伐紂故此言勝之下微子之命序云肅殷命殺武庚故此言立之敘言此以順上下也○傳不放至祿父○正義曰放棄也湯放桀此不放而殺之者紂自焚而死也殷本紀云紂兵敗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太白旗是也秦書云取彼凶殘則志在於殺也死猶斬之則生亦不放傳據實而言之耳本紀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肅殷祀是以爲王者後也本紀武庚祿父雙言之伏生尚書傳云武王勝殷殺紂子祿父是一名祿父也鄭云武庚子祿父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李叔行父父亦是名未必爲字故傳言一名祿父○傳歸至空○正義曰上篇云至于豐者文王之廟在豐至豐先告廟耳當時王都在镐知歸者歸京也此經文旨異於餘篇非直問答而已不是史官敘述必是箕子旣對武王之問退而自撰其事故傳特云其子作之書傳云武王釋箕子之囚不忍周之釋走之朝辭武王聞之因以朝辭封之箕子旣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二祀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案此序云勝殷以其子歸明既釋其囚卽以歸之不令其走去而後來朝也又朝辭去周路將萬里間其所在然後封之受封乃朝必慶年洪範天地之大法也

孔穎達疏

正義曰此洪範經開源於首覆更

說者當時亦以封王更復退而修撰定其文辭使成典教耳○傳洪大至大法○正義曰洪大範法皆釋詁文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商曰祀箕子稱記不忘本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

王乃

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曠下民相協厥居鷗定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是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也相息亮反助也我不知其

彝倫攸敎言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

○

推至誠教○正義曰此箕子辭王問已乙年被問之事惟文王受命十有三祀武王訪問於箕子卽陳其問辭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此上天不言而默

成久問天道以次在武成之後故知先告武成也○傳鷗定至之資○正義曰傳以鷗卽質也質訓爲成亦定義故爲

定也言民是上天所生形神天之所授故天不言而默定下民生受氣流形各有性靈心識下民不知其然是天默定相助也協和也助合其居者天授其心天佑助之令其語合其生出言是非立行得失衣食之用動止之宜無不稟

諸上天乃得諧合失道則死合道則生言天非徒賦命於人授以形體心識乃復佑助諧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九疇

傳引此篇者皆云商書曰是箕子自作矣序言屬作洪範似歸卽作之雖在武成之前故云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

成久問天道以次在武成之後故知先告武成也○傳鷗定至之資○正義曰傳以鷗卽質也質訓爲成亦定義故爲

定也言民是上天所生形神天之所授故天不言而默定下民生受氣流形各有性靈心識下民不知其然是天默定

也相助也協和也助合其居者天授其心天佑助之令其語合其生出言是非立行得失衣食之用動止之宜無不稟

